

绿蝙蝠丛书

主编 刘毅

我知道

你很想哭

张黎明 著



悬疑小说系列

群众出版社

I247.5

Z134

张黎明 著

我知道你很想哭

群众出版社 ○ 2003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知道你很想哭/张黎明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3.8

(神秘悬疑小说系列/刘毅主编)

ISBN 7-5014-2932-4

I. 我… II. 张…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6401 号

神秘悬疑小说系列

我知道你很想哭

张黎明 著

责任编辑/闫晓玲

封面设计/尹谓畴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www.qzcbbs.com

信 箱/qzs@qzcb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880×1230 毫米 32 开 6.375 印张 139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5014-2932-4/I·1241 定价: 10.00 元

内 容 简 介

一个准备出院的女精神病人亦凤突然失踪，说要寻找自己的失去，可又不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

米是一个物质化的女人，美丽冷艳诡秘，与几位男人同时存在情感关系，却从不谈婚论嫁。她想方设法接近亦凤的丈夫，可绝对与性无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米的内心亦被自己的隐秘煎熬，她困惑她寻觅真相，当历尽周折，答案水落石出之时，她却计划了自己的死亡，并为自己写了讣告。

两个女人，不一样的寻觅，不一样的扑朔迷离，不一样的心理历程，却同是精神世界的漂泊者。

作者对女性的精神和心理有精湛、深刻、细腻的描述，有一种逼近人的生存本质的通透和冷酷，引发出许多关于人性的思考——精神渴求和物质欲望，内心焦虑和外在压力，一个人和更多人。

目 录

第一章	正常世界	1
第二章	打开面具	37
第三章	绝非偶然	78
第四章	魔鬼探戈	115
第五章	来去如尘	155

第一章



正常世界

关于米，得从那年的“9·11”说起，事情的开头真是说不出的怪异和诡秘。

自从“9·11”以来，这些日子的新闻大多关于美国人。事情好像昨天才刚刚发生，没想到一晃过了半年，秋天和冬天相继而去，春天来了。从道理上应该同情美国人，事情变得复杂，同情心也捉摸不透，现在什么都可以装假，鬼知道真同情还是假同情。我的同情心偏偏装不了假，对美国人，我连嘴上不得不说的那点点同情心，如今也像风像雨更像秋天和冬天说走就走了。我就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同情心弄得好像外交辞令一样假，让人家看穿自己比看穿三岁的孩子还容易。

矛盾在哪里？我不想装假，可发现自己装假，一嘴巴很公正的话，谴责恐怖分子什么的，可心里明明更同情恐怖分子，不愿意装这个假还得装，很压抑的假，不知道和我一样



的人有多少。要像“文革”那样搞串联，爆发起来也很可怕。

这天在本地报纸上看到一张大嘴巴鲨鱼的广告。

那是美国本土的一张广告，据说 2001 年 10 月 17 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庞帕罗比奇的格雷公司在大楼一侧挂出鲨鱼和小鱼的模型，表示对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支持。鲨鱼的外表绘有美国星条旗和图案，鲨鱼嘴边的小鱼身上则用英文写着“恐怖分子”。

鲨鱼的半边身子就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小鱼还不及它身上的一道星条。

恐怖分子是一条微不足道的小鱼，大鲨鱼是什么？这样想下去很怪也很恐怖。

一条披了美国国旗的大鲨鱼，鲨鱼自己都不要隐瞒，一目了然，也不要惺惺作态的同情，人家美国鲨鱼这样广而告知，生怕有谁不明白呢。

这几个月的新闻一句话就是战争新闻，不是美国大鲨鱼如何吃“恐怖分子”小鱼的新闻，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天天都有头条，不断地轰炸和再轰炸，不断的坦克飞机和大炮，当然也有不断的自杀式炸弹，连女性也甘愿为炸弹了。不断的你死我活，这个世界充满了骇人的新闻。

战争，尽管不是自己国家的战争，似乎没有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是的，没有影响，可心情总是没有办法调整过来，就是说调整到可以一坐到电脑前面，思路自然而来的状况。

此时此刻什么也不想写，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沮丧，这东西不是你想它有就有，想它没有就没有。

沮丧越烈同情心越严重倾斜到阿富汗平民的身上。它成了我身上的枷锁，捆绑我的言行，我甚至做了一个恐怖的梦：自己亦成了鲨鱼嘴边的小鱼，真实得根本不像梦——到底是现实还是梦？我必须思索好一会儿才可以从床上爬起来，狠握了一把拳头，感到自己的力气，证实那的确是梦。而且一连重复了几晚，梦刚刚开始我就知道结局，恐怖的感觉好像没有了。这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我不想写东西。绝对不写，勉强不得自己，这种时候，心情比婚姻更需要自由。

就是这样的状况下，我遇到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这一天，丈夫留了一张条子（我和他的电脑相隔十五米之内，小声说话也能听见，我们几乎把这种功能废了，两个人连说话也让机器取代，需要的时候发 E-mail）。

丈夫的留条令我吃了一惊，要知道说话的功能很废，留条子就更废了，到了拿笔忘字的程度。自从用了电脑，七八年没留过条子，这才会有看条子如看怪物般的惊奇。

而条子上的话更让我愣住了：那个女人会在同样的时间来电话。

那个女人的电话又来了！同样的时间还要再来。再来！仅仅这两个字。

那个女人，她已经毫无疑问地进入了我的生活，就像前些日子的“病毒”。

拿了条子除了看还是看，总得找个安顿条子的办法，我终于小心翼翼地把条子压在一只重量是别的杯子两倍或三倍的大口玻璃杯下面。

压住了它。

愤怒变得和蚊子一样小，不可以大喊大叫，一种没用，或者说不能表白却盘踞在身上的愤怒，我不得不把讨厌的愤怒也就是自己放到椅子上，这样可以平息一点儿。

我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要安顿自己的愤怒？

坐下来比站起来好多了。

“愤怒”一采取坐姿，似乎可以忍耐了，连这个都没有了，也就是一无所有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我坐在椅子上慢慢想这张条子，上面的字我可以一字不漏的背下来了，我不放心，又从玻璃杯下面把它抽出来，摆平在桌面上。

我的眼光不像刚才的仓促，一点一点的在字条上面很慢慢地移动和摸索，我的眼光不是眼光，是一只担惊受怕且走投无路的老鼠；那字条也不是字条，是一个黑暗无光的井。

我的眼光就在那上头小心翼翼地爬行，怕踩上四周捕捉老鼠的夹子。

一个深不可测的井，我并非自己愿意进入，一只看不见的手，强行地，毫无商量地把我拉进了这个井，我惟一可考虑的是如何走出去。

首先，我必须认真检讨那个晚上发生的一切，不漏过任何细节。

毫无疑问，这一天，大概是冬天即将结束，可春天还没有来的时候。

夜晚很平静，我毫无例外打开了自己的网站，这一个动作对于我已经成了吃饭睡觉穿衣洗澡那样的必需动作，不看看那蓝色的星空，不听听那丁丁零零的音乐声，不进入自己的客厅，不在那些留言后面敲一敲，心里头会放不下，这也

几乎成了我和外界的惟一桥梁。

有很多时候，我其实不愿意进入，莫名其妙的是，这个“进入”会突然闯入我的脑子，然后操纵我的手：

还是那样的星空，那样的音乐，有新的留言——

一位 Niao。

半年前，Niao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弄不清这是她？还是他？现在我同样没有搞清楚是她还是他。不过，我也没有刻意要知道什么，从网上来，你想怎么样？

不过，我想应该是他。或许他的留言除了热情外还很智慧；或许他留言像让人过目难忘的诗；或许只是说不清的感觉罢了。

这一回，他应该看罢了我的书，他敲出——

我哭了，我在一片黑暗里哭了。泪水连连，一泄如注。幸好我不是在网吧，我一路向前，我的泪水也一路向前，也一路挥洒。

我丧失了很多，比你写的更多，我的世界，我的朋友，我的爱，爱情，一切的爱。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点点没有了，连挽回的机会都没有了。你书上说的真的不算什么，仅仅是爱情，因为我看到了一丁点儿的亮，我需要的可是整个世界的光明，这一点还是让我哭了，我已经很久不会哭了。

没有人能体会我。

我深深地痛，一次又一次，仿佛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Niao 凄凉的感觉和那《非常美丽》的结果有关吗？

Niao 是否我认识的朋友？他的凄凉有一种熟识的气味。

难说，就好像碧玉，有那么一阵子，我天天早上十点都给她留言，说她那些很赤裸的梦，这样的梦，这样的名字，你能说不是她吗？谁会想到她是他？堂堂的男子汉！二十年的朋友！他自己和我丈夫喝酒的时候说穿了，换来了一阵大笑，只是大笑后他就不来了。

人啊！带了面具行事，神秘秘的时候都活龙活现的，一旦真面目现人就羞答了。真话要带了面具才能够说，面具原来有这样的作用，激活了真话和自由。

我没有给 Niao 回复，我想不出能说什么，说一点轻松的，能在他的凄凉面前轻松吗？真话很难，我没有带面具。

我在我的客厅以真面目现人，我也带过面具，后来还是现身了，面具后面说话的确容易多了，就是不习惯。看看我九岁的小侄女竟然鬼鬼祟祟地敲出：本小妖女十七岁，高中二年级！国籍阿富汗，家住天桥下。这个孩子是个潜在的恐怖分子，比我更不装假，她竟然给拉登烧香，保佑拉登别死。我来不及对她瞠目结舌，她已经在嚷嚷：网上哪里有人说真名？呵呵！

我的习惯让我变成出土文物一样孤寡，我知道。

每一次 Niao 来过，我都禁不住猜想“Niao”是谁？第一个约我见面的网友是“想入非非的小语”，后来是 cat 和 rice，还有别的。Niao 从来没有和我见面的想法，也许在别的城市。不少留言的人，来多了就告诉我真实的名字，可他沒有。他就是“Niao”这一符号。其实，我没有必要想这位“Niao”是谁。所有的符号里面，这符号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有故事的符号，不很平常的故事，我预感他不会告诉我这个故事。

其实，符号也好，没有多少关连。如今符号和面具一样时尚。

接着，我打开邮箱，打开邮箱的时候，我停顿了自己的呼吸。心有余悸，是的，感到心脏部位有一种“裂”和“震”，被病毒接二连三地毒过，也就是“裂”过“震”过的人才可以明白我说什么。

这“裂”这“震”可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经历。

有什么病毒？小病毒不说，报纸把尼姆达说得很神，我还是把它赶走了，当然靠了丈夫的帮助。这下，心里有点傲，不就姓尼的东东！

这第一回和病毒正面遭遇，还不算真正的“裂”和“震”。

Win32 Whatjob73744 在我不知所谓的时候进入了，它一进入 outlook，我也感到，也已经点住鼠标右键，准备把它拖进垃圾箱！

就在一拖的时候，它现身下载，眼睁睁看着它来了：一点也不狰狞地完成了一切。

在这个世界，病毒是最诡秘的杀手，你在明它在暗，你中招的时候可以感到它的狞笑，你尽管愤怒，它能把你保存的愤怒消化成毫无作用的东西。

Windows 被干扰，一片黑屏，谈何杀毒？

终于在 DOS 下把它干掉了，可自己也同归于尽了。毒没有了，Windows 也没有了。格式化重装，该丢失的都丢失了。

干掉病毒的同时干掉自己，和自杀式炸弹一样的结果。

结束了病毒，终于可以启动了。我来不及哀伤，收藏夹里的东西还有邮箱里的地址一千二净了，我也来不及高兴，



第一封新 E-mail 来了，不是别的，是它，它的第二次攻击邮件来了。

如何不运行它而删除它？能够用的办法都失灵了，删除了也白删，再一次眼睁睁看它下载！不论在战术和战略上，我都是白痴。

这时候没有感觉，那电脑不是电脑，那是我！三十秒之内，亲眼看着自己的身体被这颗病毒的子弹慢慢穿过，阻止无效！挡也没法挡，它在二分之一秒的时间完成了攻击的过程。

此时此刻，就是如电击产生的“裂”和“震”。

你才知道这 outlook 要多蠢有多蠢！看过那种金鱼缸里的金鱼吗？这种鱼有一种最常见的死法“撑死”，它不分青红皂白看见什么吃什么！这 outlook 也一样，看见什么吃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开那又大又蠢的嘴巴，我要删除的病毒它偏偏吃得满嘴流油！

我连中两招，你说这“金鱼”是不是病毒的帮凶！说真的，我恨病毒，不过让我恨得不能再恨的还是 outlook，这 outlook 能有一点点鉴别能力，我就不会丧失了愤怒的能力。

病毒是讨厌的小偷，杀毒软件是警察，outlook 是看门的人，看门人是傻大笨，你说小偷来了，别让它进屋！可它傻傻地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还打开大门，很专业地露出笑脸：欢迎光临。

终于从病毒阴影走出，不再恨蠢不堪言的 outlook！你怎么知道它不是内奸？

我只是说走出了阴影，事实上，这是我的外交辞令，证明我还活着，还没有倒下。

我已经不用 outlook，我用了 foxmail，然而我的点击还有些颤抖，每一次都这样的颤抖……危机四伏可以概括一切。

我在必须愤怒的时候，所表现的仅仅像一只惊弓之鸟，这就是病毒的烙印，我生活在这样的状态。

自然想到了那张画上的鲨鱼，鲨鱼的烙印又是什么？

继续想那天的细节，所有的细节。

我点击了收邮件，没有异样！心里的欣喜降落。

没有新邮件，于是我断开了连接。

我当然是个敏感的人，我一点也没有觉察有什么东西正悄悄向我逼近，没有，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后来，我半靠在椅子上想我的网页，丈夫在卫生间沐浴，女儿在房间做作业。

有些网上的朋友提议我更新网页，或许更新了会更好，是我骨头里面的“逆”，还是别的？总之，我不想放弃原来的风格，很安静的氛围，还有点童真，几乎来过我客厅的人都这么说。惟有一位去了法国十多年，没有联系也十多年的熟人，感觉完全两样，对于她，我的网页是游乐场，音乐是旋转木马……

说起她，她突然来了，又因为病毒，邮箱地址尽失，一瞬间就失去了联系。

我留恋这过去的朋友，如果她还有留恋，她会和我联系，没有。

2002年的人都这样来去如风，不留痕迹。

也好，来不拒去不留，我在心里念起一位信佛朋友的话，这一超脱，倒把自己超脱出一丝惆怅，修行很低。

就在这修行很低的时候，电话来了。时间？好像过了九点？不能好像！必须准确的时间。女儿还做作业，丈夫沐浴，那就是十点。

这个女人，没有告诉我她是谁，只是用一种很神秘的口吻说她知道我，知道我最近出版的书，她翻过我的书，她很强调那个“翻”字，不就是翻翻，没怎么看。她找我并非要和我谈小说，她要我答应她一件事情。

我问她是谁，有什么事情。

她说你必须答应我才能说。

她的神经有问题吗？我没有叫出来。

她的声音很清楚明白，语气很阴柔，好像那些唱越剧的女人。不，不是唱越剧的女人！是她的语调，有一种江浙女人的软软的味道，是个江浙女人？有这种味道的女人，让人不忍心下手。

我拒绝她的语气委婉，但很坚决。

她说你不要拒绝我，你一定要考虑，一定要答应，你不答应……她说话的时候，语气也很温婉，只是说出来的话让我顿了顿，我要挂上电话，结束和这个女人的联系。

她停顿了一会儿轻轻说，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被“你一定会后悔的”拦住了，我也停顿了，是呼吸！我倒抽了一口气。不是怕，是惊讶，威胁我吗？如果有一条那种米粒一样大的小鱼张开嘴做出大鲨鱼那样的动作，能够威胁什么吗？就是这种奇怪的感觉。

不怕这样的威胁，米粒大的鱼。

她又说话了。

她说她不是威胁我，只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听故事。她知道我愿意听故事，《非常美丽》不就是在火车上听到的故事？不过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都老掉牙了，没有什么新意。这样的书，骗骗中学生还可以。

她的声音继续阴柔，还是那没有骨头的鱼，尽管没有骨

头，竟然有一种针的感觉，一枚小小的针，轻轻地游走，不一会扎你一下，不强烈但刺激，就这样刺入了你。

是的，我喜欢听故事，我不再说话，心里想是谁告诉她我的电话。

她突然话题一转，说不要怀疑任何人。她不过查 114 就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

我在想书上面有我的网址，她可以上去，可以给我发电邮。心头突然一重，病毒也来自这个女人？

往下，她笑了，继续很轻很轻，不过笑声很长，好像一条蛇爬过了我的肩膀：我上过你的网，我还给你留过言。

这时候，病毒式的恐慌好像突发的洪水淹没了我，我不和这个女人有任何交往。有一种潜在的危險，我不再说什么，只想放下电话，赶走那蛇。

她竟然连这点也知道，她说你不要害怕，没有任何理由害怕，我看到你的公布，知道你好长日子没有上网。你中了病毒！我也中了病毒，和你一样的毒。我们都中了同样的毒，先是尼姆达，后来是 Win32。你传给我还是我传给你？

我放下电话的念头突然打消了。

这时候她反而说她要走了，还会打电话来。

这就是那天晚上的情况。

现在，我必须确定如何解决马上要来的那个电话，我应该说什么？

她去查 114？可能吗？

我拨 114，试查我母亲的电话。接线的人要我报出被查人的全名，就这样查到了我母亲的电话号码。

她从 114 查到了我的电话，这是真的？狐疑并没有消失。



我必须在十点前整理完自己的思绪，我不能毫无准备！

“你好！还是我！”电话一过十点就响了。

“我在等你的电话。”

“我知道！你听我说！”这个女人很自大，我立即想起了那些嗡嗡叫的蚊子，总是强迫别人接受它的歌唱，还有它亲吻，更讨厌的就是它小且恶毒的攻击。

即使是蚊子那样的小东西也很有攻击性，也在提醒你做好防备。

“你想说什么？”我在心里说，蚊子，你来吧！

“你写的那个女医生，那个把她的老公杀掉，放进冰箱里的女人，很像我。我也想杀人，我想杀我的老公。”这个有一把阴柔嗓子的女人，这个让人联想蚊子的女人想杀自己的丈夫！

“我们找个时间见见面，好吗？”我突然发现自己想见见这个女人，即使是一只蚊子。

“不好！”她的回答极其干脆。

“那么……”

“我再给你电话！”她突然挂上了电话，感觉她偷偷摸摸给我打电话，她在躲避什么人。

第二天的同样时间，她的电话又来了。

她说她的故事，故事其实很简单也很普通，上网可以查出成千上万这样的事情，她丈夫有了别的女人。我想不外乎一个受苦受难的女人，一个年轻貌美的骚狐狸，再就是贪新厌旧的男人。不一样的是，她说故事的时候一点哀伤也没有。

她要我帮忙，弄清楚那个女人是什么人。